

石黑一雄《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中的音乐与“暗恐”

Music and “Uncanny” in Kazuo Ishiguro’s *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高 奋 (Gao Fen) 郑洁儒 (Zheng Jieru)

内容摘要：在《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中，石黑一雄用音乐表现现代人在“无家可归”感与“在家”感之间挣扎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独具匠心地以平淡自然的风格展现被弗洛伊德界定为“压抑的复现”的“暗恐”心理，揭示了现代人的心理问题、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和理想的精神家园。在心理表现上，作品用音乐触发往日美好记忆与当下破碎现实的瞬间交织，再现现代人压抑的情感被音乐唤醒时那种无以名状的无家可归感；在文化剖析上，作品以音乐人的经历为典型题材，揭示现代人“暗恐”的根源在于追逐名利的文化价值观；在理想精神重构上，作品强调了音乐兼具手段和目的双重作用的重要性和音乐的专业性与心灵性共存的重要性，为走出现代人负面生存状态，回归生命愉悦之本真提供了途径。

关键词：石黑一雄；《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暗恐；音乐

作者简介：高奋，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郑洁儒，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Title: Music and “Uncanny” in Kazuo Ishiguro’s *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Abstract: In *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Kazuo Ishiguro expresses the unpleasant feelings confronted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a sense of homelessness and a sense of being at home, presenting creatively and naturally Freud’s theory of “uncanny” defined as “something repressed which recurs”, in order to disclos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modern individuals, cultural crisis of modern society and an ideal spiritual state.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it arouses through music a momentary impact between the past pleasant memory and the present broken reality, foregrounding an unspeakable sense of homelessness haunting modern individuals since their natural desires have long been repressed. In

terms of cultural examination, the root of “uncanny” feelings is revealed,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existential state of musicians, to be fame-and-wealth-oriented cultural value. In terms of ideal spirit reconstruction, it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music as both means and end, and music as both professional and spiritual, 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transcend negative feelings and return to the real of life.

Key words: Kazuo Ishiguro; *Nocturnes*; uncanny; music

Author: Gao Fe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gfed2002@163.com). Zheng Jieru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xiaoyangkiki@163.com).

诺贝尔文学奖 2017 年得主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挚爱音乐，曾在《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等多部作品中运用音乐元素。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以下简称《小夜曲》) 最集中地体现了石黑一雄创作的音乐性，他独具匠心地以音乐为媒介、题材和主题，串联五个故事，多侧面地表现并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及本质。

石黑一雄的音乐性不仅如欧美和中国批评界所揭示的那样，表现了音乐与人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萧碧莉 23-34)、音乐对现实的拟像 (梅丽 73-81)、小说与“小夜曲”这一同名乐曲之间的关联性 (Fusco 186-193) 等，更重要的是，他用音乐表达了现代人在“无家可归”感 (a sense of homelessness) 与“在家”感 (being at home) 之间的挣扎 (Barry Lewis 3)，刻画了一群在家的温暖记忆与家的破碎现实的夹缝中无所适从的现代人。石黑一雄所表现的无以名状的心理与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919 年阐述的“暗恐”心理相近。关于这一点，批评界尚无人作深入研究，仅有富斯科 (Fusco) 曾提及“小夜曲”音乐旋律与石黑一雄作品中常见的“思家/怀旧 (nostalgia)”主题之间的关系：“小夜曲是指一种以抒情和旋律为特征的乐曲，能够传达梦幻般的气氛，及忧郁与思家/怀旧共存的矛盾情绪” (186)。

本论文将集中探讨《小夜曲》中音乐与“暗恐”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石黑一雄作品的“深层含义” (deeper things) (qtd. in Cheng 123)。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作品如何用音乐复现“暗恐”心理？其音乐题材揭示出“暗恐”心理怎样的文化根源？音乐又如何消解现代“暗恐”？

1919 年，弗洛伊德曾发表题为《暗恐》的论文，用“暗恐” (英文

uncanny) (德文 das unheimlich) 指称美学中与“美丽、魅力、崇高”(514)等积极情感相对的另一面，即“害怕和恐惧”(514)等负面情感。他在分析“暗恐”的德文词义后，阐明“暗恐指本该隐藏的东西却曝光了”(517)；又在分析德国作家霍夫曼的《沙魔》等文学作品后，指出暗恐本质上就是“压抑的复现”：“首先，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任何情感……受到压抑时，都会变成焦虑……焦虑表现为压抑的复现。这类病态的焦虑就是暗恐……其次，如果它的确是暗恐的隐密本质，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语言使用中 heimlich 会被延伸到它的反义词 unheimlich，因为暗恐本质上并非新的和陌生的东西，而是某种熟悉的和旧的东西，它早就存在于头脑中，只是因为受到压抑而变得陌生了”(526)。弗洛伊德将心理分析和现代美学有机结合，不仅系统论述“暗恐”作为现代人负面情感的表征，它的成因(情感的压抑)、本质(压抑的复现)和表现形式(焦虑惊恐)，而且提醒学界重视长期遭忽视的负面情感的美学价值。

现当代诸多用负面情感表现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的文学作品与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琴瑟共鸣。大部分作品以创伤性和恐怖性的方式表现种族歧视、殖民暴力、黑奴制等黑暗记忆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普遍采用浓墨厚描的叙事形式，比如：怪异行为、扭曲心灵、阴森鬼魂等，其形式相似于弗洛伊德在《暗恐》中所剖析的作品《沙魔》——一个孩提时的恐怖传说在主人公的生命中一次次“复现”，最后直接导致主人公死亡的恐怖故事。

石黑一雄的《小夜曲》同样透过现代人的负面情绪折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但是他突破了种族歧视、殖民暴力这类特定的历史创伤主题，直面普通人的负面情感，因而能更深入地触及现代人的普遍生存困境。他分五则短篇，用平淡的笔触分别表现现代人在婚姻破裂、求职无望、职业受挫、碌碌无为等艰难处境时的负面情感，以音乐为媒介，让压抑的情感在挫败的现实中“复现”，赋予作品深长的意味，不失为对现代人“暗恐”心理的独创性表现。

一、音乐复现“暗恐”

在《小夜曲》中，音乐是进入石黑一雄的“深层含义”的独特媒介。借助熟悉的旋律，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片独特的声音空间：长久压抑的感受被音乐唤醒，记忆和现实瞬间碰撞，令人百感交集。石黑一雄在这一过程中表现的正是弗洛伊德“暗恐”概念中的“压抑复现”，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言：“暗恐在想象与现实的边界模糊时出现”(188)。

在第一则故事《情歌手》(“Crooner”)中，音乐同时“复现”三个人物回忆与现实交织时的压抑感。过气歌手托尼·加德纳决意重返歌坛，他决定与相伴27年的妻子琳迪离婚，另娶一位姑娘，以全新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琳迪“理解”并坦然接受了这一决定。乍看之下，生活似乎波澜不惊。石黑一雄的妙处在于，用音乐旋律凸显平静表象下的不安与焦虑。

分手前托尼刻意为琳迪演唱离别歌曲，他邀请吉他手扬为他伴奏，在威尼斯河道的小船上为临窗而坐的妻子演唱她最喜爱的歌曲。托尼演唱前一直心事重重地沉浸在回忆中，向吉他手扬讲述他和妻子的婚姻故事。他演唱时“温柔、近乎沙哑，但是倾注了全身的力量”(27)¹，唱完后他“看起来并不高兴”、“疲倦”，似乎带着“羞愧”感(28)。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婚，他安静地告诉扬：“我们仍深爱着对方”(29)。一位深爱着妻子，却决意为歌唱事业与妻子分手的男人的复杂内心就在他的歌声中展开，对27年婚姻的不舍、对妻子的爱恋和内疚、重返乐坛的雄心和冲劲、家的温暖和未来的不确定，所有复杂的情感聚合成歌声在威尼斯黝黑寒冷的河道上空飘荡；三首充满漂泊、思念和离别意蕴的歌曲似乎就是对他的人生的最好诠释。

心烦意乱的妻子琳迪听完前两首歌后，“毫无反应”，四周一片“宁静和黑暗”(27)；第三首歌唱完后，足足过了一分钟，才传来她的“啜泣”(28)。“宁静和黑暗”伴随着似无若有的“啜泣”，映照出琳迪压抑的情绪，它正是被歌声激发的“暗恐”心理席卷而来的标志。托尼刻意挑选了记载两人甜蜜生活的歌曲，用歌声重现往昔的美好，而这个感官混杂的声音空间(audiosphere)，正是衔接回忆与现实的利器(Fusco 191)。对琳迪来说，熟悉的旋律回响在陌生的场景中，歌声犹在，歌者却决意弃她而去。歌声同时传递出“熟悉”与“陌生”交集的生命体验，爱恋、伤痛、恐惧、无奈、希望，五味杂陈，无以言说的情绪随着泪水喷涌而出。

吉他手扬从加德纳的歌声中似乎看见了自己离异的母亲孤独听歌的画面。母亲一生最爱倾听加德纳的歌曲，将自己全部的伤痛都托付给了歌声。此时此刻，在现场聆听加德纳充满忧伤的歌声，扬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体会到母亲一生的悲苦。他竭力劝说加德纳“两个人还彼此相爱，就应该永远在一起”(31)，并为托尼和琳迪三个月后最终离婚而黯然伤神。是爱的遗弃还是歌唱事业的重生，石黑一雄不作定论，一切都在歌声中复现，在歌声中交集，在歌声中伸展。

在《不论下雨或晴天》(“Come Rain or Come Shine”)中，音乐同样发挥“暗恐”复现的作用。查理和埃米莉是大学同学，已结婚多年，功成名就时却遭遇情感危机。他们邀请碌碌无为的大学同学雷蒙德来调和他们的感情。雷蒙德到达后，郁闷的查理外出开会，通过电话诉说他们的婚姻危机；烦躁的埃米莉忙于工作；独自在家的雷蒙德因偷看埃米莉的记事本而惶恐不安。故事在埃米莉回家打开音响后进入高潮。倾听着萨拉·沃恩的《爱人》这首他们大学期间最喜爱的歌曲，雷蒙德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和宽慰。和着缓缓的拍子，他闭上眼睛，想起许多年以前，在埃米莉的宿舍里”，他俩兴致勃勃地谈论音乐(81)。伴随着歌声，他告诉埃米莉，查理很爱她。而埃米莉随着音乐

¹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Kazuo Ishiguro, *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旋律回忆起大学的快乐时光，意识到夫妻情感危机的症结在于他们“从来不满足”，因为生活充满了诱惑，“这些人让你不得安宁。他们不停地冲着你叫喊、挥手，做各种蠢事吸引你的注意”（84）。埃米莉的反思与查理电话中的抱怨相互呼应：查理认为二人婚姻危机的祸根在于埃米莉难以满足的欲求，这是一切矛盾的“核心”（50），而他最需要的是“一个能把我心中的自我释放出来的人”（74）。但是淡泊名利、随时释放自我的雷蒙德却一直遭到他们的鄙视和攻击。最后，埃米莉盘伴着音乐，轻声说“查理是个好人。我们会好起来的”，雷蒙德却觉得只有在音乐播放的几分钟内他才“安全”（86）。在功名心的驱动下，现代人疯狂地追求物质、地位、权力、声望，却将人的天性、情感、欲求封锁起来，压抑下去，鄙视并弃绝，导致心灵家园的干枯和荒芜，乃至实体家庭的破裂和崩溃。在这则短篇中，音乐唤醒的正是被功名心长久压抑的情感需求和精神愉悦。

石黑一雄的创作功力在于：在平淡的叙述中插入音乐旋律，让过去与现在、心灵与现实碰撞，使散落一地的人物情绪瞬间聚合，现代人负面情绪的内在机理清晰显现。

二、音乐题材与“暗恐”根源

除了巧用音乐“复现”技巧外，石黑一雄还探索了音乐题材。他描写歌手、吉他手、萨克斯手、大提琴手等音乐人的经历，以乐坛为实例，披露追逐名利的社会价值观的弊端，揭示现代人“暗恐”的文化根源。

他借叙述人之口，这样描述乐坛的病症：“在这里，就是在最根部，有一种就算不是完全腐烂，也至少是极肤浅、极虚伪的东西在蔓延；这种现象直达最上层，反映了整个音乐界的状况。”（91）。他所指的“肤浅”（shallow）、“虚伪”（inauthentic）、“腐烂”（utterly rotten）就是指人们追名逐利过程中滋生的潜规则。作品描写了最常见的几种：

炮制“名气”。过气歌手托尼·加德纳执意与结婚27年的妻子琳迪离婚。他如此陈述自己的动机：“看看那些成功重返歌坛的人，看看那些仍活跃在歌坛的我这一辈人。他们每一个都再婚了。两次，甚至三次。他们每人都挽着年轻的妻子。我和琳迪会成为笑话”（30）。也就是说，不论是以头条新闻还是绯闻的形式，要“成名”就要不断借助媒体传播新闻，提升关注度，哪怕以婚姻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交易“名气”。托尼·加德纳成名的代价是婚姻，同名短篇《小夜曲》（“Nocturne”）中的萨克斯手史蒂夫则被迫以身体为代价换取成功机会。史蒂夫由于面相平庸，甚至带着“失败者的丑陋”（129），他的音乐才华始终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与他人同居，出资赞助他整容；经纪人减少他的工作机会，强迫他整容。他最终默认乐坛潜规则，去做整容手术，以便像妻子想象的那样，在乐坛“飞黄腾达”（132）。但是，他从心底

痛恨这些潜规则：“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所代表的是世界上肤浅和恶心的东西，那么那个人非琳迪·加德纳莫属：一个毫无才能的人……她已经显示自己不会演戏，也不假装有什么音乐才能——可是她照样走红……这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是老一套。适时的绯闻，适时的结婚，适时的离婚”（137）。

“暗恐”心理就在不择手段的追名逐利中悄然袭来。

琳迪自少女时代起便决意以美丽容貌为筹码换取婚姻和名利。托尼这样回忆他和琳迪初识经历：“我对琳迪一见钟情。可是她也爱我吗？我想她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个明星，她只关心这一点”（29）。正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利益为连结的社会中，心灵的真实欲求被压抑，变陌生，“暗恐”随之袭来。当托尼决定重返乐坛时，夫妻二人朝夕相处的爱情被视为成功路上的拦路虎：“琳迪早在我之前就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们商量过了。她明白我们是时候各走各的了”（30-31）。然而“暗恐”来袭，琳迪在惊恐中察觉名利包装下的虚情假意：自己追逐的名利能够替代内心的真情实感成为生活的根基吗？这一价值观的动摇让琳迪恍然失神，颤栗不已，如克里斯蒂娃所言，“面对被自己拒斥的异己，在辨认出它的那一刻，我失去了（与异己之间的）边界和容器，曾被我抛弃的记忆重新包围我，我无法淡定”（187）。

埃米莉的“暗恐”则折射出成功与失败的悖论，映照出她的心灵“无家可归”的真相。在世俗标准中，埃米莉和查理是一对小有成就的中产阶级夫妇，已经取得了较高的地位，有舒适的居所，但他们却充满对成功的焦虑，“从不满足”（84），就像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所言，“要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必须期望更多的东西”（2），唯有与社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才能避免被夺去尊严和尊重（6）。他们为满足功名心而疲于奔命，焦虑滋生，最终引发婚姻危机。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失败者”雷蒙德却仿佛与现实脱轨，他听着心爱的音乐，在世界各地教英语，尽管贫困潦倒，他的生活却映现理想主义色彩。在雷蒙德的烛照下，埃米莉压抑的欲望短暂地挣脱了“成功”的牢笼，挣脱了她追随多年的价值理念，不禁疑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所谓的成功真的能挽回幸福吗？也许成功未必比一段悦耳的音乐更让她安心；面对现实中无尽的诱惑，她未必比雷蒙德更有归属感。惊恐之下，她从雷蒙德的口中听见真相：“人很难知道哪里可以安身，何以安身”（85）。

有关“成功”、“成名”的词汇反复见诸于《小夜曲》中各个短篇，石黑一雄借此诠释了乐坛当前“肤浅”、“虚伪”的文化危机：音乐已经沦为了人们追名逐利的手段，诚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言，“神圣的传统音乐的表演风格，在听众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已接近成批生产的商品；连它的本质也受到影响”（13）；亦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地位及其象征变成了成功的标志”（77）。这一文化危机从丹尼尔·贝尔笔下的镀金时代延续到当代社会，在石黑一雄的笔下得到全面表现。值得一提的

是，《小夜曲》所描述的危机绝不局限于乐坛。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tkapitalismus*）中指出，危机（crisis）“不能脱离陷于危机中的人的内心体会”，它意指某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3）。可见，危机影响着置身其间的每个主体的感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石黑一雄以音乐为媒介，将追求成功为核心的文化危机投射到音符所能波及的各个角落，让置身于这张名利网中的托尼·加德纳、琳迪、埃米莉等人“暗恐”频现。

概而言之，《小夜曲》中“暗恐”的根源就是“奉成功为圭臬”的现代社会文化观。这一观念渗透在西方多种理论中，广为传播。比如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在《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中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the 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the safety needs）、情感和归属需求（the 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尊重需求（the esteem needs）和自我实现需求（the need for self-actualization）五个等级，以生理需求为最低等级，自我实现需求为最高等级（35-47）。无论这样的需求等级划分有多少合理性，它对个体的导向就是忽视乃至压抑自己的生理需求，过度重视自我实现需求，乃至愿意为此牺牲生理和情感需求。实际上，生命的各种需求都是同等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达成各种需求之间的平衡。对任何一种需求的忽视和压抑，都会形成“暗恐”心理，导致负面情绪。石黑一雄的《小夜曲》所昭示的正是现代人多种需求之间的失衡，琳迪、埃米莉即是例证。在看似理性的选择背后，隐藏着现代思想理论和价值判断的缺陷，现代人因此成为“无家可归的异乡人”（homeless strangers）（Wang i）。

三、音乐消解“暗恐”

既然“暗恐”指称被压抑的情感在特定条件下被唤醒，而音乐具备复现并释放压抑的作用，那么音乐（或其他艺术）不正可以消解现代人的负面情绪吗？石黑一雄的确对现代人的理想精神家园作出建构，他在《莫尔文山》（“Malvern Hills”）和《大提琴手》（“Cellists”）两则短篇中，书写了真正音乐人的生存状态，探索了音乐的本质，不管是对现代人负面生存状态的修正。

《莫尔文山》揭示了将音乐同时作为手段和目的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现代社会中，音乐、绘画等诸多艺术越来越多作为特定职业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谋生的手段，诚如韦伯（Max Weber）所言，“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是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要素（141）。但是，艺术一旦沦为谋生和追逐名利的手段，必然功利主义蔓延；我们需要一种以艺术为目的思想与之中和，或者说，一种以艺术的真善美和艺术的情感表达为目的的思想与之中和，唯有如此，现代人才可能同时兼具物质安逸与精神愉悦。《莫尔文山》所描写的正是这样的生存状态。青年歌手在大城市屡次求职失败后，

决定隐居乡间写词作曲，期间遇到一对职业乐坛夫妻，他们不仅能听懂青年歌手歌声中的“户外、空气、回声”（106）等诸多韵味，而且特别用心去感悟并享受音乐的美，“虽然我（歌手，笔者注）看不见他们的脸，但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紧紧依偎，丝毫没有不自在的感觉，我知道他们特别享受我的音乐。我唱完后，他们转过身，笑容灿烂，鼓起了掌，掌声在群山间回荡”（107）。这对夫妻自豪自己是职业乐手，在旅馆、酒店、婚礼和宴会上演出，“以此为生”，因为他们“相信音乐”（108）。他们不断创新，用现代方式演绎传统民歌；他们演奏观众喜欢的音乐；他们表演“他们自己真正的音乐”（112），总之音乐既是谋生的手段（职业），也是生存的目的。他们用音乐表达心灵，他们用音乐创造美的形式，他们用音乐与他人交流。他们的生存状态是灿烂的，尤其是丈夫蒂洛，他自由自在地感受美好和快乐，几乎与负面情绪绝缘，因为他的心灵始终是敞亮的，不曾有半点压抑。他的开朗快乐与其他短篇中迷失在名利中的忧郁音乐人形成鲜明对比。

《大提琴手》揭示了音乐的专业性与音乐的心灵性共存的重要性。大提琴手蒂博尔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又在维也纳师从著名大师奥列格·彼得洛维奇，然而受过如此顶级音乐教育的乐手，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位不知名、不会拉大提琴的美国女士的指点，这样的情节设计几乎不可理喻，却又在情理之中。顶级的专业教育可以培养精湛的技艺，却无法赋予音乐以灵魂，而独具天赋的女士能够给予蒂博尔的演奏“新的深度和含义”（201）；她可以帮助他剥去“外面的表层”（212），帮他深刻挖掘内心，帮他从一段演奏中辨明究竟该表现的是“喜悦”还是“追忆逝去的快乐时光”（205）。蒂博尔如获至宝，“我突然看到了什么东西”，“一座我不曾进入的花园。它就在那里，在远处。有东西阻挡着我的去路。可这是第一次，我看它坐落在那里，一座我不曾见过的花园”（202）。那是心灵的花园，是真正的音乐天堂，但只有专业技艺与心灵感悟珠联璧合才可能进入这座艺术与心灵合一的花园。只有心与琴合一，现代人才可能依托它去抵御和消解“暗恐”的侵袭。

但是，故事的结尾却出人意料，几年后人们再次看到蒂博尔时，发现他并不快乐，音乐事业似乎很不顺利。石黑一雄的深刻用意正从这一奇怪的结尾中透射出来：艺术的心灵性在西方学界较少得到关注，现当代文论的爆炸式发展愈发让艺术远离心灵。艺术自诞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界定从艺术的功用、形式、技艺、方法、媒介等单向度拓展，却较少重视艺术的心灵性。比如“艺术即模仿”（柏拉图），“艺术即认识”（亚里士多德），“艺术即可传递的快感”（康德），“艺术即展现”（叔本华），“艺术即理想”（康德），“艺术即救赎”（尼采），“艺术即经验”（杜威），“艺术即真理”（海德格尔），“艺术即灵晕”（本雅明），“艺术即自由”（阿多诺），“艺术即文本”（巴特），“艺术即文化生产”（布迪厄），“艺术即后殖民”（阿皮亚），“艺术即虚拟”（戴维斯）（沃特伯格 目录）。从这些挂一漏万的界定中，我们

能够看出，西方思想家对艺术的认识是单向度的，很多时候都远离生命本身。而石黑一雄则重视艺术的心灵性，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他的评价充分说明这一点，“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揭示出我们与世界紧密相联这一幻觉之下的深渊”（“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7”）。这个深渊就是人的心灵，虽然它不常被西方思想家认定为艺术的本质，却一直是东方智者心目中的艺术源泉，如先秦《礼记》所言，“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胡经之 37）。东西方智慧在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笔下得以兼容并蓄，并用音乐传达。

石黑一雄在这两则短篇中展示了他对音乐主题的探索，隐藏在故事下面的是两个有关艺术的根本性问题：真正的音乐人（艺术家）是怎样的？什么是音乐（艺术）？他的答案具有将艺术与生命合一的倾向，这正是消解“暗恐”心理的最好途径。

结语

在《小夜曲》里，石黑一雄对音乐的运用可谓达到极致，不仅让音乐发挥复现“暗恐”和揭露现代人“无家可归”感的作用，而且让音乐成为现代人走出困境后的精神家园。我们不妨用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音乐评述作为本文的结尾：音乐最大的影响“在于激发热情……在于唤醒人类品格中潜在的高尚情感，并提升其强度；音乐的这种刺激赋予情感光和热，虽然后者的巅峰状态稍纵即逝，但音乐却能维持这种升华的情感，因而弥足珍贵”（119）。这一席话不失为对石黑一雄《小夜曲》中音乐的深层意蕴的折射。

Works Cited

- Adorno, Theodor W. *Philosophy of New Music*. Ed. Robert Hullot-Kento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6.
-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 [Bell, Danie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rans. Yan Beiwe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Cheng, Chu-chueh. “Cosmos of Similitude in Nocturnes.” *Kazuo Ishiguro in a Global Context*. Eds. Cynthia F. Wong and Hülya Yıldız.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121-31.
-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 [De Botton, Alain. *Status Anxiety*. Trans. Chen Guangxing and Nan Zhigu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 Trans. James Strachey.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3rd edition). Ed. David H. Richter.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7. 514-32.
- Fusco, Carla.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Kazuo Ishiguro and Frank Sinatra, Two Crooners in

- Comparison.” *Symphony and Song: The Intersection of Words and Music*. Eds. Victor Kennedy and Michelle Gadpaille.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186-93.
-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Habermas, Jürgen.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tkapitalismus*. Trans. Liu Beicheng and Cao Weid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萧碧莉：“石黑一雄《夜曲》中之音乐与自我形塑”，《高雄师大学报》33（2012）：23-34。
- [Hsiao Pi-li. “Musi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hood in Kazuo Ishiguro's Nocturnes.” *Journal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33 (2012): 23-34.]
- 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Hu Jingzhi, ed.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Vol. 2. Beijing: Beijing U P, 2001.]
- Ishiguro, Kazuo. *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
- Kristeva, Julia. *Strangers to Ourselves*.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 P, 1991.
- Lewis, Barry. *Kazuo Ishiguro*. Manchester: Manchester U P, 2000.
- Maslow, Abraham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 梅丽：“现代小说的‘音乐化’——以石黑一雄作品为例”，《外国文学研究》4（2016）：73-81。
- [Mei Li. “Musicalization of Modern Fictions — A Case Study of Kazuo Ishiguro.”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4 (2016): 73-81.]
- Mill, John Stuart. *Autobiograph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9.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7”.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4. Web. 8 Nov 2017.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7/
- Wang Ching-chih. *Homeless Strangers in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Floating Characters in a Floating World*.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 2008.
- 托马斯·E·沃特伯格编著：《什么是艺术》，李奉栖、张云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 [Wartenberg, Thomas E. *The Nature of Art*. Trans. Li Fengxi, Zhang Yun et al. Chongqing: Chongqing U P, 2011.]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Yu Xiao, Chen Weigang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责任编辑：杨革新